

▶▶▶ 访古知新

去洛阳昌谷，听李贺谈如何破除创作俗套

太阳的声音什么样？

本报记者 熊建

元和十一年（816年）秋，天微凉，叶添黄。记者穿过河南昌谷的乡间小道，来到一处简朴的宅院前。院中拴着一匹瘦驴。进到屋里，只见一个面容清瘦、眉宇间带着几分病容的青年，正对着一只破旧锦囊发呆。他便是李贺。

中唐诗坛，巨匠林立，李贺以“诗鬼”之姿独树一帜，其诗作一改盛唐雄浑与中唐写实的传统，以奇诡艳丽的意象、惊世骇俗的笔触和天马行空的想象，在我国古典诗歌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有别于李白的飘逸俊爽、杜甫的沉郁顿挫与白居易的平易写实，李贺的诗突出一个瑰丽奇诡。他的诗风为何如此？是怎么形成的？对于今天的写作有什么借鉴意义？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他。

瑰丽奇诡

记者：长吉先生，久仰大名。晚辈读您的诗，只觉满纸云烟、满眼瑰丽，却说不清这感觉从何而来。今日特来请教。

李贺（AI模拟）：我写诗，最怕的就是“俗”字。别人写过的，我不写；别人这么写的，我偏要那么写。你既然来了，咱们就好好聊聊。我这点雕虫小技，也没什么好藏的。

记者：过几年，您的后辈诗人杜牧将在《李长吉歌诗叙》里如此评价您的诗：“云烟绵联，不足为其态也；水之迢迢，不足为其情也；春之盎盎，不足为其和也；秋之明洁，不足为其格也；风樯阵马，不足为其勇也；瓦棺篆鼎，不足为其古也；时花美女，不足为其色也；荒国侈殿，梗莽丘垤，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；鲸吸鳌掷，牛鬼蛇神，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。”您觉得是这样吗？

李贺（AI模拟）：这位杜牧真是我的知音，诗要用形象思维，就是艺术想象。你看我的《金铜仙人辞汉歌》——茂陵刘郎秋风客，夜闻马嘶晓无迹。画栏桂树悬秋香，三十六宫土花碧。魏官牵车指千里，东关酸风射眸子。空将汉月出宫门，忆君清泪如铅水。衰兰送客咸阳道，天若有情天亦老。携盘独出月荒凉，渭城已远声

波小。

魏明帝命官官牵车取铜人事，并见于《野客丛书·细素杂记》和《汉晋春秋》。题材并不新奇。我从取材、着色、造语、立意入手，下了一番匠心。

记者：怎么说呢？

李贺（AI模拟）：铜人本是无情之物，可一旦被迁徙，竟清然泪下，无情者变成了有情。那有情者呢？所以我用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来反衬——天若也有情，见了铜人流泪，其情更何如耶？至于既出宫门，所携而俱住者，惟盘而已；所随行而见者，惟月而已。因为情绪之荒凉，而觉得月色也为之荒凉。等到离渭城越来越远，渭水波声渐渐听不到了，一路情景更不堪言。这就是我写诗的路子：把一个平常的题材，往远了想，往曲了想，想出一片新天地来。

记者：先生紧紧抓住铜人离宫下泪这么一个中心，展开了丰富的想象，从而创造出了这样一幅幻境似的图画，确是“离绝远去”，与众不同。

李贺（AI模拟）：我写诗，讲究四件事：取材瑰玮、着色秾丽、造语新奇、立意诡谲。四者合一，便有了瑰丽奇诡的样子。

呕出心血

记者：您的诗作中，想落天外、出人意表的表达，比比皆是，可以再为我们分析几篇吗？

李贺（AI模拟）：好啊，比如《罗浮山人与葛篇》：依依织织江雨空，雨中六月兰台风。博罗老仙时出洞，千载石床啼鬼工。蛇毒浓凝洞堂湿，江鱼不食衔沙立。欲剪湘中一尺天，吴娥莫道吴刀涩。

“蛇毒浓凝，鱼衔沙立”是写热毒蒸腾、山溪险恶，借此表现得到葛很不容易。“一尺天”是比喻葛莹白得像湘水那样清深，水天一色。本诗取材对象有博罗老仙、石床鬼工、蛇毒鱼立，难道还不够奇瑰吗？把炎热写得像毒气熏蒸，也够浓艳华美了。至于全诗的意境，就像一个虚幻荒诞、十分有趣的童话世界，诡谲变幻，很耐人寻味。



位于河南省宜阳县李贺广场。

资料图片

▶▶▶ 绝妙好辞

吴丝蜀桐张高秋，空山凝云颓不流。江娥啼竹素女愁，李凭中国弹箜篌。昆山玉碎凤凰叫，芙蓉泣露香兰笑。十二门前融冷光，二十三丝动紫皇。女娲炼石补天处，石破天惊逗秋雨。梦入神山教神妪，老鱼跳波瘦蛟舞。吴质不眠倚桂树，露脚斜飞湿寒兔。

用文字描写音乐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。

声音听得见、摸不着，要把它变成文字，好比让画家画一阵风。对此，白居易有“大弦嘈嘈如急雨，小弦切切如私语”（《琵琶行》），韩愈有“浮云柳絮无根蒂，天地阔远随飞扬”（《听颖师弹琴》），都是绝妙好辞。李贺写《李凭箜篌引》，则是不走寻常路，另辟蹊径，把天上人间都搅动了。

李凭是唐代梨园女弟子，善弹竖箜篌。箜篌二十三弦，抱在怀里，两手齐飞。顾况写她“驰凤阙，拜鸾殿”（《李

供奉弹箜篌歌》），杨巨源写她“名高半在御筵前”（《听李凭弹箜篌二首》），都偏写实：容貌、服饰、弹奏、影响，一样样来。李贺呢？开头“吴丝蜀桐张高秋”，先交代乐器：吴地丝绳、蜀中桐木。接着不写指法，不写旋律，直接来一句“空山凝云颓不流”——空山里的云不走了。为什么？听醉了。

这背后暗用秦青悲歌“响遏行云”的典故。但李贺不说“遏”，说“颓”。云像人一样瘫在那里，原来是被动的，被挡住了，现在则是主动的，沉醉了。旧典刷新，咸鱼翻身。

“江娥啼竹素女愁”，也是用典。江娥即湘妃，湘灵鼓瑟、素女悲瑟。李贺把她们请来，不是掉书袋，而是让神话人物当“表情包”：哭了，愁了，都具象化了。李凭在长安弹箜篌，湘江、天庭都收到了信号。这就是李贺的脑洞。

接下来“昆山玉碎凤凰叫，芙蓉泣露香兰笑”，玉碎清脆，凤叫嘹亮，芙蓉泣露圆润，香兰之笑轻快。这里有以声喻乐，也有以形喻乐，还暗含音乐典故。但关键是，他不止写“好听”，还写“表情”：芙蓉哭，香兰笑，音乐有了情绪。

“十二门前融冷光，二十三丝动紫皇”，长安城冷光融化，二十三弦感动皇帝，也感动天上紫皇。实写皇帝赏识，虚写神仙世界。虚实一搭，味道绵延。

真正的高潮，是“女娲炼石补天处，石破天惊逗秋雨”。这句太有名。一般理解：箜篌高亢激越，把天都惊破了，以至于大雨倾盆。这里李贺用了一处暗典：师旷弹琴能呼风唤雨，“大雨随之”，以此赞美音乐。李贺要夸张雨大，想到天破；天破，想到女娲补天；石破天惊，又反过来形容声音，暗示李凭的技艺比师旷还要高超。一个典故，几层意思，既写声，又写效果，还写神话。这就是“以典喻乐”。

“老鱼跳波瘦蛟舞”，从鲛巴鼓琴鸟鵒鱼跃化来。但李贺加了“老”“瘦”二字，意境陡变：老鱼本不轻易跃，瘦蛟本没力气舞，它们却跳了、却舞了。音乐感动之深，一下子具体了。“吴质不眠倚桂树，露脚斜飞湿寒兔”，月宫里吴质倚桂听曲，露水打湿了寒兔。时间、环境、人物情态全有了。顾况写“美女争窈”“圣人卷帘”，是热闹的实景；李贺写月宫不眠，是凄冷的虚境。虚境比实景更有反差感。

所以，李贺写音乐，在三个方面下了功夫：一是暗用活用，典故化在诗里；二是一事多义，把一个典故翻出几层意思；三是富于情感，神、仙、鬼、鱼、蛟、花、兰，全都“感于心而露于形”，颓、啼、愁、泣、笑、惊、跳、舞，则都是情。

对比来看，白居易《琵琶行》长于以声喻乐，韩愈《听颖师弹琴》长于以形喻乐，李贺《李凭箜篌引》长于以典喻乐。白居易让人“摸到”音乐，韩愈让人“看见”音乐，李贺则让人“掉进”音乐——掉进一个天上人间、神仙鬼怪交织的神话世界。忽而空中，忽而水中，忽而荒山，忽而都城，忽而天庭，忽而月宫，最后回到人间，这种过山车般审美体验很容易让人上头。

可以这么说，李贺不是在记录一场演奏，而是用箜篌声做引子，放了一场中式神话大片。音乐无形，他偏让它显形；音乐无象，他就要它显像。前人说这首诗是“摹写声音至文”，绝非过誉。要描写音乐、评价音乐，别只会说“太好听了”，看看李贺：让云瘫，让神哭，让天破，让月宫失眠。这才叫高手。

2026年9月27日 星期日
责编：周姝芸 邮箱：zsyrmrb@126.com



由于相似，或者相近，或者相反。这是任何一个诗人都离不开的，但我想得特别远、特别怪。

比如“酒酣喝月使倒行”（《秦王饮酒》）——月亮只会顺行，可在醉汉眼里，月亮既然会走，为什么不能倒着走？这就是沿着相反的方向去联想，既反映了醉人的迷离精神状态，又创造出了新奇别致的意境。是幻想，却又使人有真实的感觉。

再比如“依微香雨青氛氲”（《四月》）——雨本无所谓香臭，可花是香的，从花间落下的雨，我就想象它也是香的。这就是把看似不相干的事物结合在一起，造出一种意想不到的幽美境界。

记者：有哲人说过，诗“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，所以比、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”。比、兴，本质上就是由一种事物想到另一种事物。由于您想得特别，因此您用比、兴，也就特别新奇。

李贺（AI模拟）：是的，如“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鳞开”（《雁门太守行》）。这是从景象上去设比的：黑云弥漫，笼罩着整个城池，这本来是常见的现象，可是，我用了一个“压”字，是不是有些奇特？如果再和战争联系起来，那么，“黑云压城”的比喻意义，就更新颖了。战云密布，大军压境，孤城危殆，人心惶恐，这是多么紧张的一种气氛！以鱼鳞比铠甲，本属寻常。可是，正当乌云翻滚之时，突然云开日见，耀眼的日光照射在战士的铠甲之上，犹若金鳞，这是多么瑰丽奇诡的景象！这样的设比，是和奇异的联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。

记者：确实，那第三门功夫是？

李贺（AI模拟）：夸张。浪漫主义的诗人，怎么能不夸张？“端州石工巧如神，踏天磨刀割紫云”（《杨生青花紫石砚歌》）——石工登山采石，我说他“踏天”；砚石是紫色的，我说那是“紫云”；采石制砚，我说那是“割紫云”。这么一夸张，平凡的工匠活计就变成了神话。

第四是象征。我是楚辞的继承者，所谓“楚辞系肘后”（《赠陈商》）“斫取青光写楚辞”（《昌谷北园新笋四首·其二》），惯于用神话故事来打比方。《苦昼短》里，我说“吾将斩龙足，嚼龙肉，使之朝不得回，夜不得伏”——烛龙是古代神话体系中掌管昼夜时序的神兽。砍了烛龙的脚，吃了它的肉，从而让白天黑夜不再轮转，让时间不再流逝。这当然不可能，但我要说的其实是：时光飞逝，人生苦短，求仙访道都是白费。用神话故事编织成一个完整的象征体系，让读者自己去琢磨背后的意思——这就是我的办法。

知非大厦

记者：谢谢先生，学到了很多。不过，也有人批评您的诗，“字字句句欲传世，顾过于剝鉢，无天真自然之趣。通篇读之，有山节藻悦，无梁栋，知非大厦也”。意思说您的诗有佳句无佳篇，您怎么看？

李贺（AI模拟）：这话说得不错。我也反思过，我写诗，确实是“寻章摘句老雕虫”（《南园十三首·其六》）——把最好的句子一个个雕出来，再拼成一首诗。有时候句子太精彩了，反而把整首诗撑散了。《昌谷诗》就是这样。我到目前写得最长的一首诗，句句都新奇，如“遥峦相压叠，颓绿愁墮地”，“小柏严重病，肥松突丹髓”，都是雕肝呕肺之作，可连在一起，章法就乱了，拼凑感我自己都能感觉出来。

所以，我近来也在想，以后写诗，要先想好整首诗的气脉，不能光顾着雕琢字句，忘了整体的气象。

记者：先生能有此觉悟，假以时日，必定更上一层楼。

李贺（AI模拟）：但愿吧……只是我身子骨，也不知道还能写多久。不过，诗写出来，能留就留在世上了。即便我走了，诗还在——那就够了。

《李凭箜篌引》：

看李贺是怎么摹写音乐的

熊建

